

爱神

任大星 著

为她作证

海燕出版社

爱神为她作证

任大星 著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5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60册

ISBN7-8290-0575-0/I·114

定价 2.75元

目 录

第一章	男同学首次来访……………(1)
第二章	惹事的I Love You……………(8)
第三章	从这里迈开了青春第一步…(18)
第四章	二十七岁的隐忧和烦恼……(27)
第五章	精神威胁接踵而来……………(35)
第六章	人生必由之路……………(45)
第七章	如此自由恋爱……………(48)
第八章	春意犹在人间……………(57)
第九章	爱心属谁……………(67)
第十章	一个正派姑娘的优良典范…(76)
第十一章	在惨然的苦笑后面……………(84)
第十二章	乡下有乡下的风气……………(93)
第十三章	老实人做的老实事……………(104)
第十四章	装聋作哑的大姨子……………(117)
第十五章	甘当红娘的知心女儿……………(131)
第十六章	他找到了爱的契机……………(138)
第十七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147)

第十八章	如果她就是当年的曼君 … (152)
第十九章	他为什么眼眶发红 …… (162)
第二十章	白慧的模式和束纫春的 妙策…………… (171)
第二十一章	真情岂容掩饰 …… (181)
第二十二章	在富有光彩的好日子里 … (188)
第二十三章	心头闯进了脱缰的野马 … (196)
第二十四章	近乎发疯的放纵行为 …… (209)
第二十五章	春归何处 …………… (217)

第一章

男同学首次来访

1956年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还相当炎热。午后时分，在上海衡山路上著名的步云公寓大门外，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年轻姑娘，身挨身并立在梧桐树的阴影下，脸带笑容地说着悄悄话。她们一边说话，一边两双眼睛不住地朝马路两头溜转，一会儿膘向马路的这一头，一会儿膘向马路的那一头。

熟悉上海市区环境的人大概都知道，衡山路一向被公认为全市范围内最整洁、最漂亮、最安静的高级住宅区马路。它西起徐家汇，东至淮海路附近的三角花园，沿途两侧几乎全都是高围墙的花园住宅和外形美观的新式里弄。整条马路上过往行人很少，一派幽雅闲适的悦目景象。尤其是在十二层高楼步云公寓附近一带，几百米以内找不出一家商店。马路两边的街树长得分外高大，枝叶交错连接，很像是一条特别宽阔的林荫大道。时当初秋，还听得到一片吱吱喳喳的知了鸣叫声。唯一能带来一点儿城市气息的，那就是一辆接一辆往来不息的十五路电车；不过，在邻近几个站头上上下的乘客也决不会太多。

这当儿，两个姑娘都看了看各自的手表。其中略大一点的一个，脸上渐渐显露出了焦急的神色，说话的嗓门也比先前略略提高了：

“妹妹，我想先进屋去了。反正两点钟已经过了，爸爸快该

起床了，不怕他们来了把他吵醒。爸爸午睡以前对我说过，如果两点钟客人还没到，就让我到他房间里去一次。他说他临时想起了一些问题，还得向我问问清楚呢。”

“爸爸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不放心的事儿太多了！”那更为年轻的一个笑着说道，“你又不是到喜马拉雅山探险去，不过是和同学们结伴到杭州玩几天，何必要他操那么大的心呢！爸爸就是这点不好，管得太多了！我问你，你不是说定让他们两点钟左右到的吗？”

“对四个女同学我都是这么说的；那三个男同学，我叫他们都迟一点儿来。他们嗓门大，又爱打闹，我就怕他们来早了打断爸爸的午睡，爸爸会更加不高兴。爸爸不放心我出门旅行，也就因为同行的人中有几个男同学。”

“你不是说，今天让他们到家里来，都是爸爸的主意吗？”

“先是妈妈提出来的，后来爸爸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就非要我去叫他们来一趟不行。其实我倒是不希望男同学到家来。来了没好处。”

“为什么？”

“他们都还是第一次到我们的家来；谁知道爸爸妈妈对他们的态度会怎么样。尤其是爸爸，要是他对谁产生了不好的印象，脸色、态度和说话的口气都会叫对方受不了。你还记得吧，高考以前九楼陈家的二哥不是常常来给我补习外语的吗？有一天天气实在太热了，二哥来时只穿了一件汗背心和一条平脚裤，爸爸一见就对他虎起了脸，还两眼冒火地尽朝他身上瞧。不一会，爸爸就厉声叫我收起外语，说是该去练习钢琴了。从此以后，二哥就再也不肯到我们家来了。要没有这回事，我相信我的外语决不会考成十几分。即便考不上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二、第三志愿还是

有可能被录取的，至少进得了师院的艺术系吧。现在，一切都落了空，还不知道今后的出路在哪儿呢。说实话，这次我决定跟同学到杭州去玩几天，唯一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解闷。”

“不过你说的这件事倒也不能完全怪爸爸。我觉得陈家二哥也太不注意，太有点放肆了。我对陈家二哥可没有什么好印象。自从他读上了外语学院以后，普希金式的鬓角也留起来了，还满身都是香水气味，简直有点可笑。我偶尔在电梯间里遇上他，他那两只贼眼总是盯得我浑身发毛！”

“他在我面前倒一向是一本正经的，从来都不曾对我挤眉弄眼什么的，也从来不对我开什么无聊的玩笑。要不我也不会接受他的好意，请他上我们家来给我补课了。当然，那天他连一条西装短裤也不套就跑到我们家来，的确有点不成体统，但只要提醒他一下，让他以后注意点不就行了嘛。”

“这么说，你现在何必为那三个男同学担心呢？你只须事先提醒他们一下：请他们来时别那么衣冠不整不就成了？”

“不，这一点他们当然都能做到。问题是……”

“什么问题？”

“对你说吧，其实我早就知道，爸爸对今天要来的这一批同学全都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对三个男同学。因为他们都像我一样没有考上大学。那天爸爸一听说同去的人当中还有三个男同学，他就皱着眉头问我：‘他们连个大学也没考上，还有心跟女同学出去游玩？该不会是几个流里流气的纨绔子弟吧？’他坚持要把所有的旅伴当面考核一番才肯放我走，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早知道这样，你们原不该答应那三个男同学和你们一起去的。”

“就是嘛……不过，女同学们都说，有几个男同学和我们一起去，好处也很多。他们力气大，活动能力也比我们强，外出途中肯定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的。再说，那三个男同学的友好态度也使我们很受感动。他们本来打算到苏州、无锡去玩的，一听说我们五个女同学要到杭州去，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非要和我们同行不可。他们还说，只要我们不嫌弃，那么，凡是购买车票，寻找旅馆、饭店，携带提包、水壶之类的杂差，全都由他们包了。万一遇上什么意外的麻烦事，也由他们去对付，给我们做保镖。你想想，我们还怎么能拒绝他们的好意呢。人毕竟是有情感的动物嘛，同学几年，如今到了临分手的前夕，我们就特别看重他们这一种友好情意。”

“这种好意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在爸爸、妈妈面前，可千万不能强调你们的这种友谊。越强调，他们就越不肯放你走。你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

“那还消说，我当然知道爸爸、妈妈顾虑的是什么。其实我可以绝对负责地说：他们恰巧是我们班级里最老实、最正派的三个男同学。他们的功课成绩也并不太坏，至少比我要好得多。他们没有考上大学，人人都替他们抱屈。”

“哦，对了，我再问你，这一两年来你不是常常收到男同学们偷偷写给你的信吗？其中该不会有他们三个人吧？”

“那当然。他们三个从来也不干这种滑稽可笑的无聊事。他们在任何女同学面前态度都很大方，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类鬼念头。如果他们也给我写过那样的信，你想想，我还会高兴和他们一起外出旅行吗？只要谁给我写过那样的信，我就决不会再主动找他说一句话！这方面，你总该知道我的脾气吧？好了，妹妹，话越说越多了，也越扯越远了……这样吧，你继续留着替我等一

等他们，我得赶快到爸爸那儿去了。我估计同学们是分成两伙结伴来的，先来的多半是女同学。等她们来了，你只消把她们送上电梯就行。万一先来的是男同学，你就让他们在大门口等一等，等女同学们也来齐了，再一起上楼。我不希望让爸爸先看到那三个男同学，他太不习惯了。再说，没有女同学们在场，那三个男同学也会拘束得更厉害……”

“好，一切都照你吩咐的办！放心吧！”做妹妹的这样回答着，便在她姐姐身后偷偷一笑。

写到这里，读者大概已经看得明白：这一天，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济民的家里，将要发生的是一件什么样的新奇事——他家大女儿美君的三个男同学，将要被邀请到家里来做客了。这样的事，换了别的人家，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徐济民教授家里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这不是教授夫妇俩出的主意，他们的女儿是决不敢这么做的。

这位徐济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由于他学术上声望高，资格老，因而在政治上也就有了相当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届的市政协中都身居常务委员的高位。近年来他已经摆脱了教学工作的羁绊，可以在家里专心于述著，但却因此而更加讨厌无关紧要的闲客对他的打扰。一年到头，偶尔来做客的，只有高教界和理论界跟他地位相当的三四位老朋友；除此以外，就是师范大学里按月送工资来的一个女会计，以及市政协办公室定期给他送招待电影票的一个女秘书。如果他的两个女儿难得邀请女同学们来玩玩，人数也不能一下子来得太多，更不能大声喧哗。笑，也该笑得有个分寸，不能让笑声传进他的书房里去。至于男同学，他可是从来都不允许女儿邀请上门的。事实上，他的两个女儿也从来不曾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两年前，还在美君刚读高二的时候，学校里成立暑期自学小组。班主任知道美君家房子特别宽敞，想叫自学小组到她家活动。但是，她爸爸一听说这个自学小组里的成员大都是男同学，就坚决不同意。这件事把美君为难得大哭了一场，一整天都不吃饭，爸爸还是一点不肯松口。虽说爸爸对她们姐妹俩一向视同掌上明珠，百般宠爱，但这一次却一改常态，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不通人情的专制家长。爸爸所以不允许美君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怕男孩子们太爱吵闹；另一方面，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和男同学们有太多的校外交往。若是让她的男同学们穿门入室地来惯了，以后即使自学小组停止了活动，怕也无法拒绝他们时常来闲坐胡闹了。妈妈还告诉美君说，爸爸历来都不喜欢家里有不必要来的青年男子出入。爸爸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埋头于学习，一心只追求事业上的成就，直到三十五岁才结婚。当时美君她妈妈却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大学生呢。这样，结婚以后他就最讨厌任何青年男子无故上门来做客，直到如今也还改不了这个怪毛病。妈妈说到这儿，最后还说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特殊习惯：

“美君，你就学学你妈妈的样，迁就一下你爸爸吧。你看你妈妈，如今已经是个四十五六岁的老太婆了，但在和朋友交往中还时时注意到这一点。我当年在大学里读的是艺术系，经常到处去演出，比你爸爸浪漫得多了，关系密切的男同学也不在少数。可结婚后就只好一个接着一个断绝了交往。你该注意到了吧：我虽在师范学校里教书，可曾让年轻的男同事到家里来过一次吗？就连年纪较大的男生，我也从不让他们到家里来，除非有必要的理由。今年毕业考试前，不是有两个男生跑到家来要我给他们补课吗？你爸爸事后就对我说，补课，以后还是在学校里补吧，你说怎么样？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孩子，只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孩

子，天气又热，单衣薄裤的，在男青年面前很不雅观！我似乎留神到，你那两个学生一见美君进屋就在那儿忸怩作态，尤其是戴眼镜的那个……’你看你爸爸！美君，现在你该懂得你爸爸的脾气了吧？”

美君听她妈妈苦口婆心地把这样的话也说出来了，终于不想再跟爸爸顶牛了。她不仅抹干了眼泪，甚至还破涕为笑。她觉得爸爸的脾气实在有点可笑。不过，她对自己的爸爸历来都是无条件尊敬而且热爱的，就算他的脾气太古怪，出发点还是对她们姐妹两个的爱护嘛。她原谅了爸爸，而且进一步了解了爸爸。

这一件两年前的旧事，留在美君头脑里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直到现在也还不曾淡忘。

第二章

惹事的I Love You

事情说来也真是太不凑巧了。那四个说好了原该在两点钟前后到达的女同学，不知为什么迟迟都不见来，结果三个男同学赶在她们前头先到了。美君的妹妹曼君因为等待的时间太久，忍不住跑到马路西头买冷饮去了，谁知偏偏就在这个当口，那三个男同学探头探脑地走进了步云公寓的大门。

步云公寓也许该说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公寓楼房中气派最大的一幢高级公寓。它的外墙涂成叶绿色，直冲云霄，远远看去很像一座人工造成的丁字形高山；到了大门口朝里一望，满眼黄澄澄的一片辉煌。大门内侧是一个门房间兼电梯司机的休息室；再进去便是一个四角方方的大过厅，相当于一个可容一二百人开会的中型会场。过厅一侧，在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边上，平列着两间一样款式的厚铁门小房间，那就是可供同时上下的电梯间。过厅的另外三面，各有一条笔直的走廊，显得那么深远，望不到头——不消说，每一套住宅的门户就都设在这丁字形的走廊上。墙壁上镶着油光锃亮的护壁板，一色的金黄，因而只靠了走廊尽头几扇毛玻璃窗上的微光，就能给人以恰到好处的明亮。

这三个男同学刚来到过厅里，顿然觉得一阵适人的凉气从四面袭来，使他们仿佛置身在一个开放冷气的电影院里，浑身的热汗也一下子收住了。眼前这富丽堂皇的景象既让他们目瞪口呆，



又使他们变得手足无措起来。

整座公寓大厦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两扇电梯间的门也关得紧紧的。他们知道徐美君家住在十层楼，但电梯门关得很死，该怎么上去呢？不乘电梯，就这样劈里啪啦地跑上楼梯，成吗？会不会被楼上的住户当做野孩子盘问呢？

他们这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其实也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家庭生活状况都不算太坏。其中一个叫叶家玮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人民银行的职员；另一个叫何冰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工厂技术员；只有一个叫郑立真的，从小父母双亡，一直寄居在外公家里，但他外公是一个名气不小的退休老中医，也有能力对他的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问题是，他们三家的生活状况跟徐美君家比起来，那就相差了一大截。若就住房条件而论，更是有天大的区别了。他们都不住在衡山路上，而住在相隔两条马路以外的一条石子路上。那里距离衡山路不过一刻钟的路程，面貌却大不一样，到处都是灰不溜丢的石库门矮平房。

以往，他们每天上下学，也常常经过步云公寓，却从没进来过。他们知道同班的徐美君是住在这座公寓大厦里的，但即使在门口碰上了她，她从不邀请他们到她家去玩。

这一次，就为了要一起结伴到杭州去旅行，徐美君竟然主动邀请他们到她家做客，而且还得和她的父母见一下面，这不免使他们感到十分突然和意外。他们都知道徐美君的爸爸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大学者——大学教授兼著名理论家，出门开会也得由小轿车专门接送，气派大得像是一个高级首长。他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徐美君曾经邀请哪一个男同学到她家里去做过一次客，更别说同她的爸爸妈妈见面了。可以说，这一件新奇事的发生，使他们在受宠若惊之余，还在心里激起了一股很不寻常的感情波澜

——那种在刚成年的小伙子们身上所特有的微妙感情的波澜。

徐美君曾对她妹妹说过，这三个男同学都是班级里最老实的正派同学，这话可一点也不假。他们也的确不像别的男同学那样偷偷给美君写过什么情书式的信。但是，美君说的他们不可能对她存在什么“鬼念头”这句话，却未免带点儿主观主义的色彩了。如果说“鬼念头”指的是流氓坏蛋们对待女性的黄色下流念头，他们三个当然不会如此辈那样。但如若“鬼念头”指的是刚成年的男女大孩子之间那种接近于初恋性质的微妙感情，那么，在这三个名副其实的正派同学身上，却也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他们也像那些给徐美君写信的同学们一样，对她暗暗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即使把它说成为爱慕之情也不算过分，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

这三个男同学为什么偏偏都会对徐美君产生好感呢？这可得从徐美君身上去找原因了。关键就在于徐美君的出色、可爱和迷人。自从她读上高中二三年级，成了一个体魄健美的大姑娘以后，便越来越显得容光焕发和丰彩照人了。她走到哪儿，哪儿的光线也似乎会顿然一亮，令人目注神移。特别是当她闪动着洁白的细齿说起话来时，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甜甜的笑意，态度既文雅又活泼，很讨人欢喜。因而，别说是班级里年纪稍大的男同学，就连学校里的青年教师们，若跟她单独在一起说几句话，也常常会无端地面红耳赤，腼腆得手足无措。再加徐美君又天生一个温婉、大方的好性格，待人友善，遇事随和，十分宽容大度，从来不会使什么小心眼。

总之，就因为徐美君身上存在着如上所述的种种优点和特点，她在班级里成了男同学们特别容易发生好感的对象，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了。

当然咯，这三个正派同学在毕业以前是绝对不敢向徐美君有所示意的。他们都知道，一个在校的中学生如若稍稍流露出一点儿男女私情，学校的纪律是绝对不容许的。他们一直都把这种妄念深埋在自己的心底里。但不久之前，他们拿到了毕业证书以后，感情便获得了解放，立即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种种试探——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会抢着去找徐美君表示友好。这一次，他们所以要跟女同学们一起到杭州去玩，目的也都是为了想更多地接近徐美君。他们都暗暗抱定了一个主意：在一起外出旅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让徐美君明白自己的心意，从而建立起不同于一般友谊的情感。

他们三个在报考大学落榜之后，都已经另外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好出路，都有了就业的机会。郑立真毕业前就得过市游泳锦标赛的自由泳冠军，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如今已被部队吸收去当干部编制的运动员，即将成为一个光荣的解放军军官了。他们都将在不久以后分头去正式报到上班，因而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正凭着这一点，他们都以为跟徐美君发展友谊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当下，这三个入世不深却又心存妄念的大孩子，在过厅里犹豫了一阵后，看看电梯间的那两扇厚铁门始终没有什么动静，便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向大理石楼梯，推推让让地往上登了。郑立真是他们中间胆量最大的一个，便自告奋勇地领了头；遇事最有心计的叶家玮则不紧不慢地走在第二位；何冰的羞怯心理最重，理所当然地尾随在末后。

螺旋形的大理石楼梯是围绕着电梯逐层往上升的。他们紧埋着头一个劲地往上登，一口气登上了五、六层，倒也不觉得怎么费力气，只是稍有点晕头转向罢了。但是，等他们毫不停留地继